遠看風景最迷人

翠袖乾坤

連盈慧

朋友小河大河都歡喜，說自幼迷戀旅遊勝地的圖片中，只有威尼斯這個水城最令她夢寐難忘。

所以結婚度蜜月，要去的地方，兩口子不假思索就選定了威尼斯，可是回來時卻對人苦笑：「原來威尼斯河裡的水是臭的！」就這樣戳破了小女孩時代的美夢。她當然不知道，其實除了威尼斯，世界很多地方的著名大河，也不見得乾淨，只不過威尼斯岸上有好風景，才連帶河水都給人打了高分，成為世界名勝。

就說筆者，從來就喜歡滿空白鴿飛翔的城市，看到滿空飛翔的白鴿就神往，就算是看到西洋畫冊中的白鴿，也會手不釋卷。而且西洋等畫家總是把白鴿畫得天使一樣美麗，畢加索那幅白鴿口銜橄欖枝的單線條白描畫，就美得不得了。每看一次都心曠神怡，在我眼中，就勝過他任何賣價幾億幾千萬的油畫。中外作家提到白鴿，都一致正面讚頌，認為白鴿是和平自由的唯一象徵，感性的詩人更不必說，為白鴿寫過的詩篇，多如恆河沙數。受了畫家作家詩人的影響，自幼有了白鴿美好的第一印象，看到白鴿就歡喜，便渴望到白鴿最多的國家旅行。

多年前終於有機會遊巴黎了，跟當地的法國朋友來到羅浮宮門前，忽然呼啦啦一團撲翅聲從身後衝出，黑影飛過，看到數不清的白鴿直衝雲霄，然後分散飛舞，開心到看傻了眼，滿以為法國朋友會跟我同聲喝彩，誰知是自己大鄉里出城少見多怪，當地遊客木無表情，原來已熟視無睹了，有頭受傷倒臥地上垂死痛苦掙扎的白鴿，也不見有人理會，甚至有人無意看到白鴿時，一臉厭惡神色，同行法國朋友低聲在我耳邊說：「白鴿糞便腐蝕了不少建築物，政府頭痛得不得了，由於不想傷害動物，也拿牠們沒辦法。」這時才醒悟到，人們一向以有破壞沒建設的白鴿為和平象徵，不是偽善也是出於美麗的誤會。

穿梭古今墓園

海闊天空

蘇狄嘉

遊高野山，不能不到的三大景點是：金剛峰寺、壇上伽藍、奧之院。其中弘法大師入定的御廟——奧之院，更是特別神聖之地，來此參拜的遊客，都會深深被這裡莊嚴神秘的氛圍所吸引。

位於日本佛教聖山高野山的奧之院，乃是有過千年歷史的墓地，內有二十多萬座墓所和供養塔。由於相傳弘法大師並未離世，仍在高野山上為世人祈福，為沾大師福澤，歷年不少王親貴胄都來這裡下葬，或由後人在此為之建築供養塔。所以，在這林間小道的兩旁，有不少顯赫名字，如幕府將軍織田信長、其手下叛將明智光秀、戰國時代將軍豊臣家的家墓，還有眾多大名和藩主。不少在戰場上鬥個你死我活的對手，百年之後卻同葬於此，生前的怨憤是否已煙消雲散？此外，在奧之院另一小徑的兩旁，豎立不少只有近一百年歷史的墓所和紀念碑，由日本大型企業為重要人物而設立，當中有不少大家熟悉的品牌，來自電子、消閒、實用品等等不同產業。一一細看，還發現有企業為殉職員工設立的紀念碑，而日本政府亦特別在這裡劃出專區，紀念二零一一年「311」海嘯的受難者，可見奧之院在日本人心中地位崇高。

在高野山奧之院參道上，墓園四通八達交錯其中，每一座古墳都有屬於它的故事與歷史，喜歡日本歷史的遊客，可以在遊客中心租用聲音導覽機，穿梭在奧之院古墓中，靜心體驗，細意感受一下。一個神聖的墓園，不但可讓人懷緬一千二百年的風雲人物，亦見證了歷史是如何點滴累積。走一趟奧之院，有種穿梭古今的感覺，令旅程別具滋味。

「微閱讀」與「偽閱讀」

琴台客聚

胡野秋

說起當下的閱讀，聽到最多的是個新詞：微閱讀。

微閱讀，顧名思義就是指借助短信、微博、微信等方式的閱讀，因為文體短，所以花時間也很短，故而又被稱為「短閱讀」。無論「微」也好，「短」也罷，都體現了當下腳步匆忙的人們還在勉力而為地閱讀着。

對此有人歡喜有人憂。歡呼者嘻：「感謝日新月異的科技，讓我們的閱讀無處不在，人類進入閱讀多樣化時代」，擔憂者呼：「微閱讀哪能算閱讀？看起來閱讀量挺大，可閱讀量不等於閱讀質量」。但無論什麼觀點，似乎都在印證一個結論：「微閱讀時代」正在來臨。

「微閱讀」表面上看來，不但在讀，而且隨時在讀，並且由於電子閱讀器的加入，人人的手指也成為閱讀的新器官，所以人人都在手忙腳亂地讀。

具有幽默意味的是，有人煞有介事地統計過，「當今一個小學生一天的閱讀量，包括文字、影像、廣告等，大約在二十萬字左右，這已超出了十五世紀一個成年人一年的閱讀量」。我不知道這個統計的權威性，但我知道這個統計的荒唐性。倘按此推斷，一天二十萬字，一年就是七千三百萬字，十年二十年下來，中國的小學生豈不個個都成了飽學之士？他們也許把映入眼簾的文字都算作「閱讀」，如果這個統計能成立的話，除了瞎子，都是讀書人。事實正與此相反，今天的大學生閱讀量可憐至極，很多人終年不讀書，成為真正的「睜眼瞎」。

所以，這種無時不在的閱讀量驚人的「微閱讀」，實際上是一種「偽閱讀」，因為他們的「閱讀」只能稱得上是「瀏覽」。正如某些推崇「大閱讀觀」的人，認為讀書讀報是閱讀，讀天讀地是閱讀，讀電影讀電視也是閱讀，讀屏幕讀建築還是閱讀，這種閱讀是多元閱讀時代的必然。可是他們也許沒有想過，假如把睜開眼睛後映入眼簾的東西都可稱之為「閱讀」，那麼豬和狗都可以「閱讀」，甚至蟑螂、老鼠也在「閱讀」，這種「閱讀」能力是一切有眼睛的生物都具備的，甚至老虎和狼這些動物，不但白天可以讀，在夜裡不用燈光也可以讀，保守估計，牠們也許一天可以讀「包括影像、廣告等」大約在二萬字左右，雖然不及當今的小學生，但十天下來，也「已超出了十五世紀一個成年人一年的閱讀量」。

這種推斷雖然有點不太正經，但絕非偏激武斷，因為太多的人被「讀圖時代」的表徵所迷惑，他們都想搶着去擁抱這個時代。而且在獲知不用看紙質媒體，只看短信、短訊乃至影像、廣告等電子媒體，閱讀量居然可以超過古人了，他們就更是心內釋然。拿《新聞聯播》來說，播音速度一般在每分鐘二百五十字至二百八十字，半小時折算下來就是七八千字，連五分鐘的天氣預報也能折算成一千四百字。這種換算實在太過自欺欺人了，《詩經》的《關雎》只有八十字，如果以閱讀量來計算，簡直要拜天氣預報為師。但那八十個字，值得讀一輩子，未必能全懂。天氣預報，呵呵。

如此看來，「微閱讀」只能是「偽閱讀」，正如吃飯一碗和吃屎一碗，動作都是「吃」，但不是一回事。無需繼續論證，鑒定完畢。

百家廊

阿琪

姐妹兩個過家家

前些日子讀台灣女作家蘇雪林的自傳。她是民國才女，與她的盈盈才華並行於世的，是她的傲然長壽。她居然活了102歲，令人驚嘆不已。在她的自傳裡，她特別感念她的同胞姐姐。蘇雪林有過短暫的、名不符實的婚姻，沒有生育過子女。離婚後，她與長她5歲的同胞姐姐組成了別具一格的「姐妹家庭」。

長達30多年的相濡以沫，蘇雪林把姐姐形容為僅次於母親的「第二慈親」。她寫道：「家姐與我同住時，料理我的飲食起居，無微不至。我若偶有病痛，她煎藥奉湯，一夕數起。親手為我補綴破綻，縫製內衣褲，替我收拾隨手擱置的物件。那種細心熨帖，溫意熙嫗的事，要說也說不完。」

姊妹家庭生活上的息息相關、親密無間固然是難得的好，不過，最讓人感懷的，還是她們姐妹在精神上的心心相印。「花晨月夕，姊妹二人清茶一盞，對坐窗前，閒話家常，縱談往事，一種骨肉深情淪肌浹髓，其樂又是無極。」讀至此間，眼前彷彿呈現出一幅淡墨水彩畫，一對姊妹身穿素色家常旗袍，淺笑嬉戲，輕聲細語，花香鳥鳴，蝴蝶翩翩，歲月靜好，簡直羨煞人也，所謂的神仙眷侶，為什麼一定要是雌雄組合呢。

前幾天老家的表姐來小住。她看我一個人過日子，清湯寡水的很是寂寞，就說，其實你也可以找一個談得來趣味相投的女伴一起過啊。她說的並不是傳說中的同性「拉拉們」的那種。她舉例說，曾經和老舍先生有情感糾葛的女作家趙清閣，她的親密伴侶就是她的保姆。出身大家庭的她，從小有一個年齡與她相差不大的女孩子跟隨她，照顧她，一直陪伴她到最後。假如紅樓夢裡的林妹妹還活着，她沒有因為賈寶玉娶了薛寶釵而傷心至死，而是帶着紫鵑另覓一清靜之地過別樣的生活，也是很美的啊。她的身為蘇州鹽史的老爸雖然早死，也一定給她留了很多銀子，足可以讓她在經濟上衣食無憂吧。

托爾斯泰說過，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他可沒有說，這個幸福的家庭一定是由一個女人一個男人組合成的。如果一個女人在她最好的年華有運氣遇到她的白馬王子，那咱們沒有什麼可說的，恭喜他們，白頭偕老，好好過日子吧。但是，萬一這個女子遇到的是一個白鷺女子呢，她為什麼就不能和她組合成一個家，從此過上幸福的生活，也相敬如賓，白頭偕老呢。

表姐在老家是一個小學老師，她的班上就有一個學生的兩個姑姑是一對姊妹家庭。大姑姑是婦科醫生，小姑姑是會計。她們的媽媽是一個深受傳統婚姻摧殘的女性，她對兩個女兒的言傳身教就是男性是可怕的，不可信任的。大姑姑學醫，成為婦科大夫之後，每天看到的是女性的病痛，尤其是墮胎，流產。而罪孽的深淵，很大一部分則是來自男性的不負責任。她親手處理的墮胎的女性中，最小的年齡還不到18歲。她和妹妹最後選擇不婚，相依相伴過日子。所以，這個姊妹家庭中兩個女子，也許她們的選擇不是社會學意義上最好的，但是，卻是她們在有限的能力和知性上可以做到的最好的。她們的生活很安靜，很獨立。她們靜心敬業，對兄弟的孩子也很盡心盡力。

■蘇雪林 網上圖片

近一年來，每天黎明即起，迎着朝陽步行到身邊的小樹林裡，和一群女子修習瑜伽，是我一天中最為期待最為快樂的時光。我們各自帶一席等身長寬的瑜伽墊子，在樹蔭下鋪開，靜呼吸，深吐納，鬆筋骨，練平衡。間隙中，我們嘻嘻哈哈，聊家常，侃男女，說美食。那天，有一對嫁給一對兄弟的姐妹開玩笑說，如果有一天她們的男人要和她們離婚，另娶年輕的去，她們兩個會很開心地帶上她們的孩子另組一個家庭。她們兩個分別嫁到這個大家庭之後，辛苦勞作，生兒育女，操持家務，與她們的丈夫漸行漸遠，卻是兩個妯娌之間在靈性和智性上互相吸引，相互媲美。

她們還帶來了另外一對姊妹家庭的故事。說的是在她們的老家，隔壁就住了一對姊妹家庭。姐姐還是名牌大學的學生。她沒有等到畢業就挺着大肚子回到了老家，守口如瓶不肯說出孩子的父親是誰。好在她有一個在當地有權有勢的老爸，別人也不敢為難她，不敢欺負她。她把孩子生了下來，就在老家找了一份閒職。後來她的妹妹也在情感上受到了傷害，索性就不再談婚論嫁，幫着姐姐帶孩子，兩個人一心一意過上了談笑風生、豐衣足食的日子。她們的父親一開始不能接受，後來想想也沒有什麼不妥的，嘆了口氣也就認了。兩個女兒承歡膝下，他的晚年還被照顧得無微不至。

傳說中的姊妹家庭還有一對就在北京，是一對貴族小姐，一對格格。這對貌美如花的姐妹，和母親生活在京城某條老胡同的四合院裡。在她們小時候，家裡的傭人比家人還要多，廚子、車伕、保姆、奶媽、門房等等，有幾個孩子就有幾個貼身保姆和奶媽。雖然比不上紅樓夢裡賈府的排場，可是，也不比賈府差多少。因為，她們家是血統很近的皇親國戚。姐妹花優雅可人，知書達理，卻也孤芳自賞。傳說有一次姐妹倆喜歡上了同一個男人，那是她們社交圈裡的白馬王子。王子也喜歡她們，但卻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應該選姐姐呢，還是應該選妹妹。兩個姐妹也互相謙讓，結果是無奈的王子轉身就娶了別人家的小姐。

王子張燈結綵的那天，姐妹倆就發下毒誓，終身不嫁。她們悉心侍奉老母歸天後，就禁閉門戶，過上了躲進小樓成一統的清淡日子。與世無爭，與親朋也素無瓜葛。她們的一位親兄弟就住在我們社區。只有他逢年過節去探望已經白髮蒼蒼的姐姐妹妹。她們居住的四合院是祖產，如今市價一億多人民幣。有多少人提金帶銀的去敲門，想要買她們的房子，可是，門都不讓進就被保姆轟走了。兩個老姐妹愈活愈有精神，姐姐長一歲，明年就要過百歲生日了。

有圖真的有真相？

七嘴八舌

小臻

無綫新聞部員工開大會，新聞部總監袁志偉向下屬交代「七警涉毆示威者」片斷刪減旁白的原因，袁志偉認為旁白連「涉嫌」、「懷疑」呢個字眼都沒有，一來就係指控式描述，這樣的嚴重指控，未有進一步證據前，應該讓觀眾自己看片段作判斷。有記者則反駁旁白只是「客觀描述」。這段內部會議的錄音檔極快便在網上流傳，目的當然想外界「插」袁志偉啦。雖然世上沒有秘密，但偷錄內部會議公開此不道德的做法超越新聞工作者之專業底線，破壞管理層對同事的信任，和削弱同事間的互信。事件讓所有公司主管醒覺，員工與公司步調一致的日子早已不復存在了。

當事件可能涉及刑事罪行，記者報道當然要加倍小心是必須的，事實上旁白的形容詞真的「客觀」嗎？記者撫心自問吧。道德法律上當然不會認為打人是對的，但可能受坊間常講的「先撩者賤，打死無怨」的概念影響，也有不少人都在網上、在手機裡收到「打得好」的短訊；可想而知暴力示威行為令許多人都極反感。可惜警員若因此事被入罪就陰公了，「死得唔抵」。

其實讀新聞系出身的記者都應該知道記者採訪時除了求真，做社會大眾的「看門狗」外，還需有新聞道德，當社會出現動亂的時期，人群不理性的時候，記者報道的內容不應加溫及推波助瀾。喺呢個日益紛亂磨擦不斷的社會中，記者應心中有把尺，可惜新一代記者似乎忘了。袁志偉能緊握手中嗰把尺，為何要被人「質」呢？很簡單，香港傳媒生態已變，傳媒人的價值觀也改變，吸引到人買報紙，上網點擊就是成功！用甚麼誇張、渲染、煽情手法都無問題。有人問何以不少報道偏幫非法示威者？事實上同「佔中」者意念接近的記者也不少，看看他們的微博、面書就明白了。

今次無綫的高層夠「硬淨」，力撐袁志偉，總經理李寶安表明，公司尊重和支持新聞部主管的專業及判斷，不接受內在或外來之施壓行為，更不容許敵視無綫的傳媒或傳媒工會指指點點企圖干涉編輯自主。對意圖破壞公司運作和聲譽必會嚴正處理，追究到底。

現時很流行一句「有圖有真相」，表面上是，但實際上非絕對，首先圖片不可以告訴你事情的前因後果；加上現時科技先進，製造假照片很容易，加上有時鏡頭的角度會形成錯覺的，甚至有人刻意設計好場面讓人跌入陷阱，攝影出身的人最清楚了。

任何人都不敢講自己絕對客觀的，今次非法「佔中」事件，大部分傳媒都忘記了示威者行為犯法，記者都是用平日合法示威的角度標準去質問警方。他們為何不質問犯法者點解可理直氣壯破壞公物、霸路？當然知道是因為現場「惡人」當道，只要你有不同意見就會被圍、被滅聲、扣帽子！

記者協會何時公正過？他們還好意思指責警方不保障採訪記者的安全，警察有三頭六臂？而且現今雲集示威現場的記者多不勝數，君不見電視台鏡頭拍到的舉相機、手機拍攝的人一大堆？如此混亂場面還能分清？你將心比己吧，別對人要求的設高的道德標準，自己的就極低。立於危牆下，就要有心理準備。

用胡椒噴霧、催淚彈是應付暴力或失控示威場面中常發生的，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卻要求調查警方的做法，立場又算客觀？葉劉鬧得好，律師身份的議員良心何在？見到有女議員為一個身經百戰的街頭抗爭常客被踢幾下而聲淚俱下控訴警方，那副悲天憫人表情真是太好戲了！不愧是政客！我知如此批評那些「正義」的反對派議員，也會被鬧不客觀的。算了吧，這是一個錯對已不重要，我的理念才重要的混亂時勢，沒人敢理。

香港手信

隨想國

興國

朋友從美國來港，自然是飯聚，飯中獲贈一盒禮物，心想是美國手信了。回家打開，橙色的盒子正中央印着金色的英文字：「Sweet Boutique by Tony Wong」，揭開盒子，盒裡有五排一共十五個金黃色的半球形酥餅。拿起一個整個放進嘴裡，輕輕地慢慢地咀嚼着，讓微甜的酥餅在口中逐漸溶化，帶出陣陣的酸味，是菠蘿的酸美；最後，在酸甜中剩下一小塊菠蘿的纖維在口裡，讓人在牙齒中細細咀嚼和回味。好吃，不管血糖偏高的問題了，一口氣連吃了五個。

這是美國的手信嗎？問朋友，說不是，那是香港的手信，本來是讓朋友帶回美國的，朋友怕麻煩轉送給我了。

那盒食物的名字，原來是港產，名字叫「金菠蘿酥」，是從台式鳳梨酥變化而成，用的是新鮮的菠蘿加上海藻糖來製造，減低甜度而增加酸度，而且刻意留下菠蘿的天然纖維。怪不得那麼令人回味了。

最近發生在台灣的豬油事件，讓很多人得知，原來台灣鳳梨酥除了鳳梨餡加有冬瓜蓉之外，那酥皮原來是滲了豬油的。所以那不是素而是葷。而這金菠蘿酥雖然也不是純素，但那酥皮，卻是採用有機麵粉和法國指定產區的牛油來炮製，讓人吃得安心，回教徒更可放心大吃。

後來我才得知，盒上的英文字，中文名是「甜藝家」，那個以創意和高品質材料來製造的人員，已經有製作餅食四十年的歷史，他就被行內稱為甜藝家。而且他在九龍城侯王道的餅店，還有多種創新產品，像伯爵茶和紅莓果蛋卷等等，都既特別又好味。

看來，以後到內地和台灣，有香港手信可帶了。

時尚大師逝世

獨家風景

呂書練

聖羅蘭於六年前逝世時，有人預言：再也沒有時尚大師了。此話只代表粉絲對他的懷念，其實，大師是會有的，只是在換代中。日前，又有一位時尚大師Oscar de la Renta逝世，他相當於美國的聖羅蘭。

他不算地道的美國人，但在美國時尚界和政界卻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這位跟奧斯卡同名的設計師不但成為出席奧斯卡典禮的明星名媛的至愛，更是美國第一夫人南茜、希拉莉和勞拉出席重要場合的御用設計師。作為「三朝元老」，他不但將第一夫人改頭換面：一九九八年希拉里登《Vogue》封面的紫紅晚裝和性感形象就出自其手筆，其設計也吸引到後二者的女兒們。

出生於南美多米尼加共和國的Oscar de la Renta自小在母系大家族中長大，十七歲到西班牙學繪畫，由於父親強烈反對他當藝術家，他學生時代就開始幫人畫時裝插圖賺外快，有一次，一位女性朋友穿着按他的草圖做成的衣服出席酒會時，被當時的大使夫人看中，把他推介到Cristobal Balenciaga時裝屋當學徒，當時的Balenciaga已是享譽世界的時裝大師了。接着他又勇闖巴黎，受聘於另一間古老時裝屋Lanvin，跟隨另一位西班牙裔設計大師Antonio del Castillo。三十一歲那年，他因為受聘於由美容女王開設的同名高級訂製時裝公司Elizabeth Arden而移居美國，作為著名品牌的年輕設計師，他那充滿拉丁情調的生活方式和設計風格很快吸引眾多愛美的名媛。一九七三年，他和另外四位美國設計師在法國共同發佈的「凡爾賽之夜」時裝秀，不但令他成為國際矚目的設計師，也把美式優雅推向高峰。

九十年代初，他重回巴黎，擔任法國古老高級時裝屋Balmain的主設計師，是九十年代「美國設計師入侵法國時裝屋」風潮的領軍人物。

名成利就的Oscar de la Renta做了不少好事，除了贊助藝術活動外，他更在祖家多米尼加資助成立一間孤兒院；他也敢言仗義，二零一一年初，當米歇爾穿着由Alexander McQueen創作總監Sarah Burton設計的紅黑晚裝出席接待國家主席胡錦濤的白宮晚宴時，他更公開質疑她為甚麼不穿美國設計師的作品，他說，難道你認為凱特王妃會穿着Marc Jacob的婚紗行禮嗎？他認為第一夫人應想到美國時裝產業面臨的困境和失業問題。

翌年，在英國時裝設計師John Galliano因為酒醉失言反猶太人而遭到Dior解約後，他不顧輿論，聘請這位潦倒的天才設計師合作，給他第二次機會。